

祥刑典

祥刑典第六卷

祥刑總部總論一

易經 豫卦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噬嗑卦

噬嗑亨利用獄

程傳

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僞

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

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爲卦

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噬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大進齋徐氏曰

明罰者所以示民而使之知所避勅法者所以

防民而使之知所畏此先王忠厚之意也未至折獄致刑處故與豐象異然罰之當避人猶有冒法而爲之法之可畏猶有犯法不顧者先王不得已而後用刑焉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程傳

九居初最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

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履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程傳

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程傳

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

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嚙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

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于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無咎也

本義

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占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元咎

本義腊肉謂獸脂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

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程傳

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

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肺肺肉之有聯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

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

四剛而明體陽而居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

凡失剛者皆不貞也

本義

肺肉之帶骨者與馘同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

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

也

大

或問古人獄訟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朱子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

切要之事不敢妄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曰這個

須是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劑石之類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本義

噬乾肉難于膚而易於腊肺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

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也

大或問全

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之意故皆爲戒占者之辭朱子曰亦是爻中元自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爲敵不是易事故雖是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程傳

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爲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何校而

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程傳

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

爲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誠聽之不明也

賁卦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傳

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

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

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

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

本義

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

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大全

或問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

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上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朱子曰明庶

政是就離上說无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

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

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

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粗言之如今州

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

豐卦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本義取其威照竝行之象
大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

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錯也

旅卦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大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

久則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于山囚徒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明象火之之燭物慎象山之靜重

中孚卦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程傳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

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禮記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孔子家語 五刑解

冉有問于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夫之爲姦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于無度無度則小者偷盜大者

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賊盜靡法妄行之獄而無陷刑之民不孝者生于不仁不仁者生于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教仁愛則喪思慕祭祀不解人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殺上者生于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殺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變者生于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于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刑罰之所以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輒繩之以刑是謂爲民設罪而陷之刑罰之源生於嗜欲不節夫禮度者所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之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禮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化民者如此

雖有五刑之用不亦可乎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

再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禮不下於庶人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其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飾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輓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輓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旣自定有罪名矣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旣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摔引而刑殺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所謂禮不下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跪然免席言曰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

刑政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顯五刑必卽天倫行刑罰則輕無赦刑例也例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仲弓曰古之聽訟尤罰麗於事不以其心可得聞乎孔子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深淺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正其忠愛以盡之大司寇正刑明辟以察獄獄必三訊焉有指無簡則不聽也附從輕赦從重疑獄則泛與衆共之疑則赦之皆以小大之比成也是故爵人必於朝與衆共之也刑人必於市與衆棄之也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以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仲弓曰聽獄獄之成成何官孔子曰成獄成於吏吏以獄成告於正正既聽之乃告大司寇聽之乃奉于王王命三公卿士參聽棘木之下然後乃以獄之成疑于王王三宥之以聽命而制刑焉所以重之也仲弓曰其禁何禁孔子曰巧言破律遁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堅言詐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此四誅者不以聽仲弓曰其禁盡於此而已孔子曰此其急者其餘禁者十有四焉命服命車不粥於市珪璋璧琮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兵車旂旗不粥於市犧牲秬鬯不粥於市戎器兵甲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文錦珠玉之器雕飾靡麗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果實不時不粥於市五木不中伐不粥於市鳥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凡執此禁以齊衆者不赦過也

管子 八觀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閻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慙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

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于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毋赦則民不偷于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于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矣

孔叢子 論書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

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答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爲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

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刑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

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于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于御則鞭也執轡于此而動于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禮而薄于刑故民從命令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

俗男女無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爲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

墮其生饑寒切于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

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

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上盜猶大盜也

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

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爲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書曰非

書曰非

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于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況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

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于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于臣禮義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

子思問于夫子曰偃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

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漢書 刑法志序

夫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

者讀曰嗜

欲趨走不足以

避利害無羽毛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慤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

春秋繁露 陽尊陰卑